

Dear 各位牛頭角青年及朋友們！！！！



這封信想提筆已久，也像獄中書簡不知如何寫起，等了很久才下筆，順道寫給我所有在外國的朋友，以及所有天人永隔的朋友。（希望不關事的你也嘗面看一分鐘，為我們流一滴淚。）

已經記不起我們是怎樣認識？大概是在年少輕狂的大學時代。回憶中有很多場 show 我們也一齊看，My Little Airport、Serrini、Bakerie、Wildstyle、PPC、Russian Red etc etc，在九展外抽了很多 show 後煙，一支又一支抽到第十支，新買的 lemon lime 煙咀和 OCB 都是天然，而這場孽力漩渦始於 2018 年，像一場成人禮。

2019 年剛剛畢業找到工作，你們也忙於拍 Kano，進攻理想中的甲子園。我搬到牛頭角，在你們一街之隔，偶爾在鴻圖樓的七仔碰面，我下樓買煙，你們買宵夜，像幽靈般看不到彼此。又有一次在調景嶺收工，碰見了很多舊友。我也記得一起吃過黃色招牌的澳門茶餐廳，在牛頭角道。那年的 MLA 叫《催淚的滋味》。

你們有你們的生活，我們也有我們的忙碌。忙工作、忙拍拖，一段時間沒有往來。後來聽說你們組織了家庭，養了貓，也戒了煙。像五月花踏上新的旅程，無盡感恩。

因為租約期滿你們搬走了。我又搬 studio，上了業主的車，看過九龍城兆基旁的唐樓劏房，覺得太窄又不隔音，而且港鐵落成可能加租；跟好友看過觀塘康寧道的唐樓，向陽也可種植物，後來被新婚夫婦搶先抬價 \$1000。（新婚咁大牌，獨攬唯有讓開。）

最後停留於牛頭角站一帶，貪她旺中帶靜。睇盤的時候覺得莫名眼熟親切，但因為去過太多工廈，疑似 déjà vu。（後來上到那個《狂舞派3》滿布 graffiti 的天台，我明白了一切。）

大廈大門 12 點準時關門，收工後每晚像灰鳩娘般趕回去繼續工作至天明。之前問你們討後門密碼，你們比我的業主收風還快，勁，you guys win。最近我把薪火傳給了一些很友善的新移民婦女，因為我都是這幢大廈的新移民婦女，只是比她們早到埗半年，同是天涯淪落人。

在某個去做上水 freelance 的下午，我在巴士上知道好友被捕，也收到了管理處的電話，才驚覺原來很多香港人真的熱愛警察，不愛私下和解：不戴口罩報警，塗鴉報警，夾 band 報警，散步報警，野餐報警，拍拖報警，夢遊報警，亂了大鬧報警。

自你決定要走以後，青山綠水不再依舊。我所在的香企日日都壞lift，崩壞的速度實在不敢想像，令我忍不住在炎熱與抑鬱的夏天像試當真般高呼：「屌你觀塘老母！鴻圖道是荒謬！」

我從深水埗散步回來，驚覺今晚又壞 lift。我花了三年時間了解工廈的生存之道：工人用客lift搬貨銼爛貨lift；客人無力關不好貨lift又做壞事。（想起《對倒》，舊書封面是一張郵票。）



這讓我有時會以為自己住在唐九樓，像一隻患有 ADHD 的唐狗，或一隻我行我素的花貓，瘋狂穿梭於不同地區的工廈區。有時裝成煙民、有時裝成運書工人、有時裝成蛋糕師、有時裝成 producer.....千人一面，我感覺到不同模樣都是我。

環境學家說觀塘海濱太潮濕害得單位發霉，七師傅及其徒弟說工廈區風水不好，新老闆在面試中談及水星逆行。存在先於本質，我始終相信杜 Sir 在鮮浪潮小冊子的序言以及《七人樂隊》中那個美麗的隱喻：讓我們互相「感染」。

原來鄰居真的可以一起做菜，一起下飯，令我少看了小津安二郎和《深夜食堂》，有時因牆太薄而互相聽見，他會播大J，我會播《五夜講場》。

平生不作虧心事，夜半敲門也不驚。鄰居投訴我的 bass 太大聲，我便送他一打紙巾，大家禮尚往來，然後便認識彼此。土地問題熾烈，讓我們愛鄰如己，分享互相的秘密，所有塑膠給我，一起去綠在裕民坊或者綠在新蒲崗回收，環保署已經外判到像七仔，也像 office 裡的環保燃，總有一個在你左右。

你們達達的馬蹄聲留下一個個問號，也像一個等待被按下的空白鍵。若果社區真空，不靠政工作者也能自行運作，那就是最理想的社區形態。

如果治安夠好，像舊式 H 型公屋，像唐朝一樣不鎖門，李白找杜甫串門飲酒寫詩，老婆等出征的老公回來也寫下詩。草東沒有派對拿下金音獎便洛陽紙貴，I Mean Us 隊了草就要退團。像《雙城記》一樣最壞時代生出最好的作品，生於 1997，是一場一開始已注定終結的最後派對，港英餘孽轉世，產於重建下的活化九龍東。



像你的好友 R 說：水至清，則無魚。昨天我去藍色的海洋公園看了黃色的 Tuna-can Festival，Luna、Room 307 及 Matt Force 等等。跟幾名化名「牛頭角青年」的關愛座 hunters 一起背著 tote bag，一個是 MLA 你買不到的新袋，一個是在土瓜灣重建前買下的《海浪》，背面是年宵 soc 的賣剩菜，寫著童心未泯，色心又起，孽障！我們一把攻陷 VIP 席，因為走得夠近距離便不用拿 400mm 長鏡，帶著大眼仔也可以很高清。我把照片發給你看，你說要看 Canton Mic，好啊，看啊，我會用我的眼睛、我的第三眼（鏡頭）為你們一一細看。

Chill 仔，你支披著 Fender 外皮的結他我一直不敢打開，使得我一直不敢看見她的廬山真面目。（因為最近去 Art Centre 讀到卡夫卡《城堡》，你的好友K先生說它有詛咒，打開會百病纏身，而我好撚迷信。）本想幫你空郵到英國，但我在法國的雙魚座朋友之前寄失了他老婆：一支愛 bass，哭崩長城。不敢肉搏因為丟錢太肉痛，所以在不知不覺間幫你漂回原處，為它找一個新的主人，物歸原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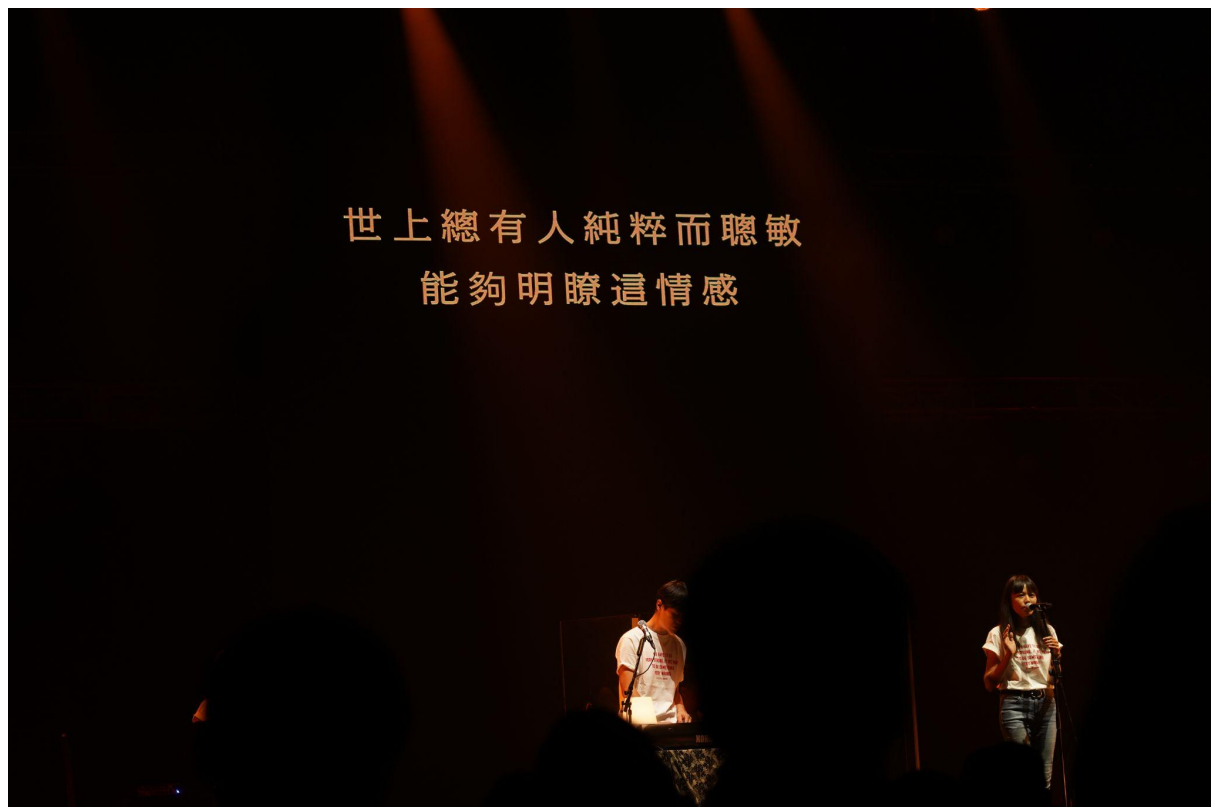
希望你在英國賺到第一桶金以後，買一支新的結他。千萬不要學 Jesse，待失去了才珍惜，因為 trainspotting T2 是 diehard fan 才看的，人到四十回看青春總有著百般後悔。（執屋發現有一張 Sick Boy 的 poster，不知是誰的遺物，準備拿去回收，有無人要？）

昨晚第一次看了 Matt Force 的現場：All I need is one mic。等你買返結他，我有空 down 個 Logic，執返支咪，就一齊整 beat 玩。其實我經常幻想自己前世是聶魯達，今生的目標是做跨國說唱詩人，有空就去拍一部港版《浪跡天地》。但我媽小時跟我說，我前世是一隻新界牛，童年時公公坐在背上耕田，後來當上港英公墓員，去年過身。

也說今晚在西九龍中心吃飯，偶遇一對年過80已經芳華漸老的藝術家夫婦，那位國術大師（簡稱國師）豪言說有空帶我去港督府玩，我們笑得不可開交：「我老頂咪政府囉，哈哈。」

我心想，只要有信就人人成佛。只要有信，每位慈母都可叻過林鄭，每位嚴父都叻過梁振英，每對夫婦都可以是 Liza 與羅家英，（維基百科說二人都是處女座！羅家英只差一點就是天秤座，可能他懂一點 balance ？）儘管每天家嘈屋閉，但若找到平衡，也可以是天作之合。

好多人擔心一生不能回家，我會說：大地就是添馬艦的大草皮。如果大家都未玩夠，每晚發夢都可以在腦海中重構一次西貢在地音樂節。



我的人生目標是環遊世界，去盡全地球的音樂節。有時是工作、有時是應酬、有時是玩樂、有時是自肥。說要做到，就要做到。做人24年，可以戒煙21天，跟林鄭、葉劉一樣，姐姐戒不掉好勝的本性。贏不到星島冠軍我喊，考不到第一我就喊，背默出貓搞到老師喊，文學得個4我又喊，無工返我抑鬱到哭得死去活來，「文學放不開」，在醫院哭到差點進小欖自殺。

大學時選修 JUPAS 與政治、法律、哲學、文學擦身而過，選 major 時新聞打贏了電影，後來又副修了政治，上了莊，兜兜轉轉都是 communication，不拘形體，自成一格。感謝迄今為止的每一份長工、散工或志工，因為在香港地要以興趣成為職業確實很難。再碎唸一下，做 media 真的很滿足，可以滿足外向撚出去識新朋友的心理需要；有時也可以在書海中自閉一下：跟西蒙波娃神交，跟 Kevin Spacey 做對手戲，跟塔利班打真軍，跟達賴喇嘛禪修。

那怕所有政權都像哈維爾說的一樣瞞謊騙隱，台下的我們總會爭先恐後舉手發問。有的記者可能只想交差滿足上司的求知慾，可是像傳理學院的院訓：唯真為善，記者的本質總是如此磊落真誠。所以記者注定跟政棍打一世交道：可以各取所需，也可以自取其辱。除非你豁達如一張空凳，否則終其一生都是敵人。

每個空間都是一個大觀園，睇各位看倌自己造化。愛說謊還是愛求真，這都是人類文明的職業病，假如全球一起失業躺平，解除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永恆鬥爭，春夏秋冬都應該很好，你／妳／ta們若尚在場。

Chill，大家都是多愁善感的雙魚座，最愛傷春悲秋，更愛矯情造作的文字。本想寫信給你，但還是怕寄失，最怕郵差送信不純熟，看見美好的字跡忍不住偷看，拿回家讀愛，所以打出來公諸於世。如果世上注定有時差，那我 post 上面書給豬鬃伯格看，待你們自然醒就收到。如果我有時間，便會印A4白紙黑字出來派下街坊，我雖然有 Ai 卻懶得排版，我生來就是電器殺手，碰過的電器總會很快壞掉，吹咩？

順道 Shout out to my 前腦細和受訪者們：有時候 CV 真的不用排太靚，有 grammatical mistake 也不要緊。有麝自然香，身在異鄉，總會找到賞識你的人願意請你做事。Time will prove it right。黛玉葬花，眼裡觀世音，珍惜一切緣份，有緣就可以一齊行下去，遇著個藍司機就屌佢老母：「差館有落。」偷吃麥記最後一夜，然後電捲風馳，從此各自上車。



人生就像執屋一樣，壞了的 lift 總會修好；不想走樓梯我便和你們飛；修不好我便走樓梯；修不好便叫市建局把工廈重建拆掉齊齊搬家。

邊一個發明了返工？邊一個叫我們異化成金鐘月台上的人？我跟上司不合就辭職；黃霉拖糧我便去追民政署；腦細唱《奇人的離職》，我就去玩轉藝發局拎文學綜援，順便去社署跪求綠卡和上樓，《Love Disabled》；若然藝發局不再出糧給我，我便會離開新蒲崗那個看得見夕陽的 magic room，返西貢調理農務；如果我們時代的愛無能，我會飛過來找你們一起藝術自療，一起玩轉極樂園。

你知道嗎？前年喊《露體狂小丁》的是我，因為我失去了大學畢業禮；今年喊《牛頭角青年》的那把女聲就是我，因為我們就是牛頭角青年。

這是一篇睇完 show 發自心底最浪漫的鱈稿，絕對不是遺書。LONG LIVE HONG KONG，希望大家盡力鬥長命，一起修復這年代在內心深處的集體創傷。我愛大家，食緊藥唔得閒飲酒住，得閒飲茶，見字飲水。

就此擱筆，沖涼前 shout out to 全世界。送大家一首蘇軾的《定風波·南海歸贈王定國侍人寓娘》：「試問嶺南應不好。卻道。此心安處是吾鄉。」（有無人想為他寫 beat？）

祝君安好、合家平安、一生平安。

Love, J, xxxo

橫批：在牛頭角海濱乘風唱著《末日快車》，寫於 831 兩周年前夕，返文學館之前，返差館獻花前。如果不寫下去，日後一定會後悔。你說以後會找我，還返張八達通卡畀我。

